

## 文化年鉴



# 小说写作 编辑知青

## 金宇澄

提名辞

风景、闲话、世事、人情，在语言的延宕与留白间，《繁花》不紧不慢、自成一格，创造了一个现代中文小说中独有的世界。每一个步入这个世界的读者，都被其中的声响与静默、颜色与空白所唤醒，被现实钝化的感官、情感与记忆在这里复苏。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，读者得以重新逼近和观照当下的存在。作者将生命化进文本，容纳下被消耗和咀嚼的时间，以小说的形式，完成了对现实真正意义上的切近与书写。

籍贯

上海

1952年出生于上海，祖

写作

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，

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迷

编辑

1988年起进入《上海文

务副主编。

小说

2013年，长篇小说《繁

知青

务农，1977年回沪。

没料到《繁花》有这么多读者喜欢，引起那么多评论家、作家、媒体关注，得了那么多奖，豆瓣网给它9.00分，我诚惶诚恐。以前我的状态一直很静，2013年，《繁花》从《收获》发表、单行本出版，一直接受采访，什么事都做不了，我只能慢慢习惯这种改变。

记得1988年，我看台湾《光华画报》。那时大陆已开始拆旧房子，无数建筑部件、家具等被卖到了台湾。画报图片是，打开集装箱，人人戴着白手套，面对破破烂烂的旧东西，态度如此恭敬，（让我）感觉强烈。我们并不重视的东西，对方视为宝物。

对传统的敬重，让《繁花》回归到民初小说的方式。照片给了我启示，西方某理论也这样讲——如果作者一旦感觉无力，可到传统中寻找力量。“五四”时代摒弃的某些样式和元素，现在可以捡起来，可以重视

它们。最近央视举办的“汉字听写大赛”很受欢迎，很多美丽的中国文字，很特别的词汇，其实都已被抛弃，早已经死亡，却是那么的好。

过去的符号和样式，今天究竟有没有审美的作用？这是可摸索的空间。历史经常在做某种回旋，曾经我们冲破的某些障碍，可能就是新意。我们不一定总是前行，需要时常回望。此外，小说一直在寻找个性的表达，寻找一种陌生感，这是小说的灵魂。我自己同样接受了漫长的普通话写作和阅读训练，之前从没想到用地方语言的方式来写。1949年前，我们基本形成了国语的氛围，再早的年代，各地沟通一直沿用官话。这种语言的不统一，文学样态却是生机勃勃。西方理论“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”的意思，是有变化才更有特色。《繁花》是一种标准的上海话，是被修改的上海书面语，或“上海官话”。在北京的会上，评论家的发言表明，大家都看懂了。也就是2013年这一年，证明这书能让读者看进去，并喜欢它。

我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小说，是实验文本最热闹的时候，以后至今，在《上海文学》做二十多年小说编辑，小说有没有另外空间？《繁花》的人物、对话、故事构成，方方面面，都有这样的反应。一个偶然的缘起，我在网上写了一段时间，逐渐觉得，我有必要认真对待它，很多想法慢慢出来了，等于我突然有了一块地方，可以充分

表达我的主张，“大家吃面包，我做一碗面条。”

对《繁花》的内容，已有不少的讨论，它和当代小说太不一样，某种颠覆性的审美态度，它在复古，也是创新。我自己觉得，这本书是一家超市，可以进去随意挑选，前提是必须进入这个环境。有批评家称它为“理想小说”？《红楼梦》是供读者选择的一种小说，可以发觉“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”等，《繁花》的复古是，跨进这个门槛，无论陈列方式，还是人物、细节和故事，都在各自运行的各种面孔，背离一般意义的小说观念，展开多元的生态，与一般的诠释不一样，尤其对有阅读惯性的读者，产生疏离感。

雷达说，没有一本小说像《繁花》，写了那么多无意义的饭局。一般小说的饭局有情节，逻辑关系，发现一些因果的，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，或要揭露什么。不谴责不批判，把人生状态用玻璃罩子保存起来，也是一种办法。这个时代的生活，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可以在外头看它，上海人的部分生活，就是如此，不可能是其他样子。因此《繁花》都是一块块的内容，一个一个人的故事，讲完了，就结束了，不穿针引线，或“塑造”人物，把很多东西贴在他们身上，完全是自然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，我把它固定下来。

## 黄永玉

提名辞

油画、国画、版画、雕塑、建筑设计，九十岁的黄永玉热爱、沉醉、着力、跨越了艺术的门类与行当。2013年，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·朱雀城》出版。从自学起步的湘西娃子，从事文学创作七十余年后仍保有热情与毅力，执笔成书，写就往事悲与苦、人的呼吸与脉动、故乡的生机与倾颓。“我的文学行当”更跨界绘画与文学，让人见到一位文学大师。岁月无情，但总有一些人，在历史中留下铮铮印迹。

凤凰

作、文学写作的溯源地。黄永玉的故乡，也是他艺术创

鬼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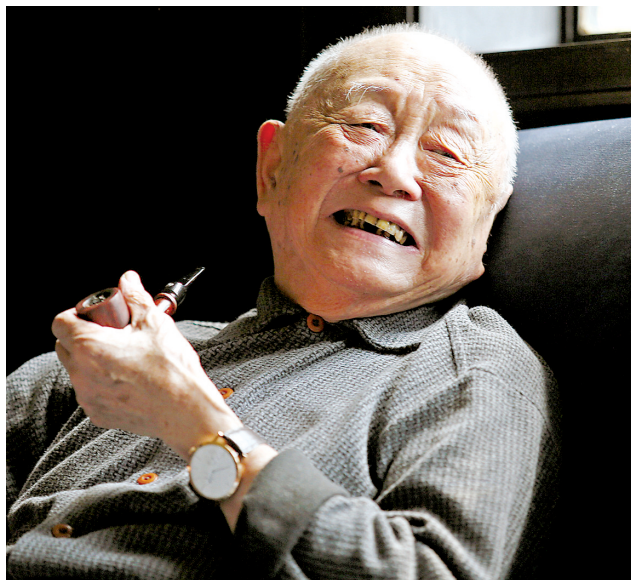
是他没涉足过、不擅长的。艺术的所有门类，似乎没有什么难以定义黄永玉的行当，文学、

老顽童

财力，有精力。老，玩到老。有玩心，有品位，有黄永玉是出了名的玩家，活到老

忆录

《朱雀城》是第一部。的长篇回忆录小说，共三部。《朱



2013年，黄永玉九十岁，热闹依然，先是办了画展，又办了“我的文学行当”展，还出版了连载多年的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。

倒回十年前，黄永玉八十岁大寿，在深圳、北京、长沙、广州、香港五地共办了五次画展，安排得满满当当，湖南美术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《黄永玉的柴柴捌捌》，算是礼物。那时黄永玉自称“六十而耳顺，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，八十脸皮厚刀枪不入”。

2013年的盛况比起十年前，更进了一步。

在8月份“黄永玉九十画展”中，这十年来黄永玉创作的新作算是首次和大家见面，其中丈二尺幅的《白描荷花》是他一个月前的最新作品，国博陈履生副馆长开玩笑地说：“这幅大画可以看做是老人的体检报告。”少量的书法作品也包含在其中，《世界长大了，我他妈的也老了》这幅书法作品就流传甚广。

这一年，黄永玉“文学行当展”在他的画家生涯中确实是首次。在下半年的时间里，先后进行了上海、广州、长沙三地巡展，展览把黄永玉的文学成就与艺术相结

合，一同呈现给了各地读者。观众可以看到多页黄永玉的手稿和50幅插图，均关于其自传体长篇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。这部自传性的作品已经写了50多万字，但主人公刚刚写到10岁，显然这部书还要有更大的体量去完成，这对一个九旬老人来说，殊为不易。他这种把文学和艺术结合起来的创作方式，尽显了他的才情与诗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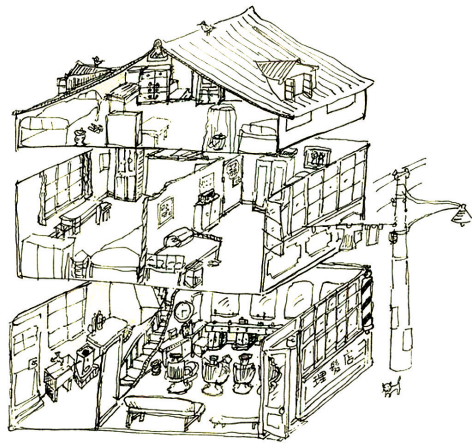
黄永玉九十岁这一年，算是在他文学生涯的一个节点，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出版了，湖南美术出版社还出了一套《黄永玉全集》，这是黄永玉文学、艺术生涯的首部全集。此外，李辉著《黄永玉的文学行当》也应运而生，全面盘点了黄永玉的文学生涯。

九十岁了，黄永玉不止在一处场合笑谈生死。在上海展出交流的时候，他说起他小时候那个年代的教育比较特殊，“我们那边常常杀人，放学经过杀头的地方，同学之间还把人头提起来互相扔到身上，上午杀的头，下午肉都腐烂了，狗在吃。再加上八年抗战的残酷生活，所以对人生的生死不在乎了。”

南都供稿



黄永玉代表作《猫头鹰》。



金宇澄手绘上海老屋内景。